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劝人安贫乐道

是

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

老调子不该再唱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最高的轻蔑是无声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

# 鲁迅 箴 语

鲁迅箴语

李德文  
编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鄢 琨

封面设计 胡 颖

## 鲁迅箴语

李德文 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

199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80,000 印张:13.25 印数:1—8,000

ISBN7-80520-694-5

I·377 定价:12.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赤岭路45号 邮编:410007

---

---

## 前 言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当我们蓦然回首本世纪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数点那些曾叱咤风云的文化人物，不能不感叹真正称得上大思想家、大作家的人物，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然而，不管人们如何排列，我们相信，在这份名单中，鲁迅是不可或缺的一位。

鲁迅之所以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受人尊敬和最为人的文化人物，是由他本身所具有的精神魅力决定的。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作品表述了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处理，这种理解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现代性的。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和对国民性的批判最切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求，因而他理所当然地被人们奉为“五四”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五四”新文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有关键性的转折作用，在于它不仅创造了新鲜、活泼的文学形式，而且提供了富有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文学内容。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作品正是“五四”新文学的典范，鲁迅因此被人们推为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

在本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卓越的文学家可分别开出一列名单，但象鲁迅这样一身二任的却实属罕见。鲁迅的作品是人文科学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书，也是普通读者所喜爱的畅销书，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远非同时代其他文化人物所能比肩。

近年来，虽也出现了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物的作品热，也有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文化人物被人们所冷淡，但鲁迅的作品一直为人们所喜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保持长盛不衰的销售势头，便是明证。这多少说明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已经为人们所接受，鲁迅的精神已溶入到民族文化的血液中去。

鉴于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化历史上这种独特的地位和作品所具有的价值，我们决定编选这本《鲁迅箴语》。<sup>1</sup>这个生活节奏极快的时代，为人们在难得的闲暇中，提一份“文化快餐”享用。鲁迅生前曾经批评这种“摘句”似的做法容易引读者入于迷途。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冒险从事这一工作，意在为人们了解鲁迅作品提供一个入门的导引。如果要真正理解鲁迅作品的蕴含和精神，最好的办法自然还是去读《鲁迅全集》。

编者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五日

# 目 录

## 文学艺术

- 文章得失不由天。…………… (2)
- 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  
容易停滞。…………… (10)
-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  
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 (13)
- 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浇灌佳花，  
——佳花的苗。…………… (16)
-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  
着“应该怎样写”。…………… (23)
-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  
绝不硬做。…………… (30)
-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  
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 (40)

## 文人风骚

- 培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  
…………… (48)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 (54)

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愈作愈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 (60)

我是从来不肯轻易买一本新书的,而其实也无好书。…………… (74)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82)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 (103)

## 读书生活

要全愈的病人不辞热痛的针灸,要上进的读者也决不怕恶辣的书。…………… (130)

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 (134)

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 (142)

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

些损人利己之事。…………… (145)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148)

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 (154)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62)

## 文化历史

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 (168)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 (175)

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 (182)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192)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 (199)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 (209)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得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212)

### 国粹国民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  
…………… (224)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232)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244)

中国现代圣经——迎头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 (253)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263)

### 人情世态

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 (282)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 (287)

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

- 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293)
- 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301)
- 我独不了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305)
-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康,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313)
-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适。…………… (323)
- 我常想,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用旧法。…………… (328)
- 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 (333)
-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340)

## 婚恋家庭

- 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346)
- 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 (353)
- 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激和运用,就不发达。…………… (359)

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其不易做。…………… (367)

### 树人立国

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378)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而不能。…………… (387)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 (396)

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 (404)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412)

# 文学艺术

文章得失不由天。

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

——《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的各处上当，这种苦难我们都受过。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

——《致宫竹心，1921年8月26日》

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

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绝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情形便是例子。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像鼻子发痒的人,

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一)》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集外集拾遗补编·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

“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

——《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章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花边文学·中秋二愿》

指点作法，非我所能，我一向的写东西，却如厨子做菜，做是做的，可是说不出什么手法之类。

——《致王冶秋，1935年11月18日》

我并非拳师，自己留下秘诀，一想到，总是说出来，有什么“不肯”。



——《致徐懋庸，1936年1月7日》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一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做“通”。

——《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中国要做的事很多，而我做的有限，真是不值得说的。不过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

——《致欧阳山、草明，1936年3月18日》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

——《致王冶秋，1936年5月4日》

本来隐姓埋名的躲着，未曾登报招贤，也没有奔走求友，而终于被人查出，并且来访了。据“世故”所训示：青年们说，不见，是摆架子。于是乎见。有的是一见而去了；有的是